

《詩人》

劇情大綱：與詩人阿麥外遇的大學生茶茶，在阿麥的妻子，小恩，懷孕後思考著結束這段戀情，然而因為一次被強迫陪同的三人野餐，敗露秘密。在繆思與妻子之間的阿麥，最後面對這段關係做出取捨。

角色

阿麥：男，不得志的詩人

茶茶：男，大學生

小恩：女，支持丈夫、因為懷孕休息在家的妻子

第一場

時間：某天傍晚

場景

舞台左後方為進出大門，左中有一張單人沙發，鄰近一張桌子。舞台中央有一張床，一對枕頭。周圍有數個小書櫃擺滿書，其中一個位於舞台左前，上頭有台熱水瓶。舞台右後方為廁所出入口，右前方為陽台。

(茶茶從廁所走出，手中拿著手稿輕聲念著，觀眾不會聽到內容，他揀了沙發坐下)

(阿麥從門口進入，向觀眾示意不要出聲，走近茶茶)

阿麥 不要動！這是搶劫！

茶茶 (驚嚇，回頭認出阿麥)你要什麼？

阿麥 你的心。

茶茶 我忘了密碼。

阿麥 是感應式的。(作勢親吻)

茶茶 (推開他)不要這樣。你怎麼進來的？

阿麥 門沒上鎖。你唯一不設防的入口。

茶茶 好了。

阿麥 怎麼不唸了？

茶茶 我讀了好幾次。

阿麥 怎麼？不錯吧？

茶茶 你跑來就為了問這個？

阿麥 (走向書櫃，隨意翻著書本)你今天沒去上課？

茶茶 (頭也不抬)會看到他，想想算了。

阿麥 (往床上一坐)我以為你沒事了。

茶茶 看起來是。

阿麥 過多久了？兩個月？

茶茶 (放下手稿)我們的戀情不只兩個月。

阿麥 放手比相愛要多花三倍力氣。

茶茶 和時間。

阿麥 你可以試著忘記。

茶茶 我不知道，我記得他講了一堆髒話，把我的衣服從衣櫃抱出來往窗外扔，我哭的像個小孩——你不要笑，我猜那時候整個公寓的人都醒了。

阿麥 還有對面公寓。

茶茶 對，尤其你家陽台正對我家陽台。那時候……還有什麼來著？我甚至連他的氣味都有些模糊——對了他鼻子很挺，眼睛會電人。

阿麥 你在懷念他？

茶茶 沒有，我沒有。只是我真的想不起來……你有沒有過類似經驗：一個人離開你的生活後，便面目全非？

阿麥 你還愛著他。

茶茶 我都說沒有了。我是說，其實兩個人都有問題，兩個人都是好人，但好人不一定適合好人。

阿麥 你說的我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詩陪你走過低潮。

茶茶 你只在乎你的詩。

阿麥 什麼意思？

茶茶 沒什麼意思，只是覺得你也很可憐。

阿麥 可憐？

茶茶 這一切讓我想笑。

阿麥 你沒必要拐彎抹角。

茶茶 你可以當我自言自語。就像你那些曖昧的詩，那些讓你驕傲的詩。

阿麥 生氣個屁？關我什麼事？

茶茶 對阿我算什麼，一個屁吧，一點都不關你的事。(摀住臉)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他就站在你現在那個地方咆哮，書櫃已經不是那時候的書櫃，窗戶破了全部翻新。

阿麥 抱歉。

茶茶 只有我還是那個時候的我，沒有修補的我。畢竟誰在乎一個屁。

阿麥 嘿，你還有詩阿。

茶茶 (抬頭看著他)你們都只想到自己。

阿麥 嘿！

茶茶 去他媽的男人！去他媽的詩！

阿麥 嘿！嘿！（抱住茶茶）
茶茶 （掙扎）放開我！
阿麥 好了！好了！
茶茶 （放棄）好糟。
阿麥 是我先提起的，我道歉。（吻茶茶的臉頰）
茶茶 （推開）這就有點超過了。
阿麥 在你的心上塗抹詩句的膏藥。
茶茶 （笑）噁心。
阿麥 讓我的胸膛成為溫暖的火光。（張開雙臂）
茶茶 （點菸）看來你今天寫作很不順。
阿麥 （放下手臂）我只有在這裡才能創作。
茶茶 我越來越覺得真是一場錯誤。
阿麥 這是城市，沒有達達的馬蹄。
茶茶 （彈彈菸灰）嘖。
阿麥 你不懂結婚的恐怖。
茶茶 或許你可以寫首詩，叫<新手丈夫>。
阿麥 不如殺了我。
茶茶 詩人總是大驚小怪。
阿麥 嘿！嘿！你知道什麼是結婚嗎？一輩子被一個小小的金屬環套住、每天早上聞同個人的口臭醒來、你以後不能在家大吼大叫，因為你會有個他媽的嬰兒在睡覺！
茶茶 嬰兒很可愛。
阿麥 可愛？或許頭一個月我會這麼覺得，寫些句子形容她肥嘟嘟的臉頰，但你想過你要看著她長大，她逐漸長成你不認識的樣子，但你不能拋棄她，就算那隻小怪獸打擾你寫詩，你還是要乖乖幫她換尿布！
茶茶 你是一位丈夫，未來是一位爸爸。（將菸擱下）
阿麥 同時是一位詩人。
茶茶 以上你都不是，其實只是個小男孩。
阿麥 而這裡就是男孩的秘密基地。
茶茶 我的天。
阿麥 你知道（將一個枕頭抱入懷中）我很喜歡你選的枕頭套，克萊因藍，就像詩一樣迷人。有時候我閉上眼睛（順勢躺下），感覺連呼吸都變成文字。
茶茶 我覺得有點舊了，找一天該買個新的——
阿麥 不不不！沒有顏色可以替代它！（將枕頭拿近茶茶）我甚至可以指出你上次睡著流口水的地方，就在這兒——
茶茶 我早就洗過了——
阿麥 還有你哭的那次，用這邊擦眼淚——
茶茶 （奪過枕頭）好了！

阿麥 (拿起另一個枕頭，趨前壓住茶茶)然後，你喜歡我強勢一點。(親吻，引導茶茶至床上)

(沉默)

茶茶 你的詩還沒寫。

阿麥 安靜也是一首詩。

茶茶 我們不該這麼做。

阿麥 我們只是做愛。

茶茶 (坐起身)你很超過——

阿麥 (擁抱茶茶)噓。

(一會兒茶茶將阿麥推開，背對阿麥)

茶茶 我想床單也一併買新的，該換了。

阿麥 因為他嗎？

茶茶 誰？

阿麥 鼻子很挺，眼睛會電人的傢伙。(頓)我只有聞到我的汗味。

茶茶 我總是睡得不好，我有時半夜會驚醒，就是突然的念頭，然後我會走到陽台抽菸——

阿麥 (將茶茶的頭靠在自己胸膛)睡吧。

茶茶 (掙脫)這裡讓你分心，你該換個地方寫作。

阿麥 這裡的濕度、溫度、光線、還有影子的長度都那麼恰當——

茶茶 你可以買台除濕機。

阿麥 (低下頭)你知道這很困難。

(沉默)

茶茶 一切會過去的，好事跟隨著善意。

阿麥 (握住茶茶的手)所以我有了這裡！

茶茶 (抽回)我只是不想欠你什麼。

阿麥 你聽過我說很多次，我的詩變化很大。

茶茶 我是覺得都不錯，不管何時。

阿麥 在家裡或咖啡廳或便利商店，那些文字都不如這裡所寫的，每一個字都閃閃發光。

茶茶 小恩姊最近還好嗎？上次介紹她做孕婦瑜珈，對浮腫有沒有改善？

阿麥 我哪知道，你不自己問她。

茶茶 嘿！是你跟我抱怨她懷孕後情緒很差，常常喊身體痛。

阿麥 最近的確是比較少聽到。
茶茶 到底誰是她丈夫啊？
阿麥 不過我在家裡還是寫不下去。
茶茶 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場錯誤。
阿麥 嘿我哪知道一次就中！
茶茶 我不想聽細節。
阿麥 難道我不想處理問題？問題不就是錢嘛！所以我拚命找地方寫啊，找一個高產量的環境啊！我只能一直寫、一直投、一直寫、一直——
茶茶 寫詩之外你真是笨的可以。
阿麥 現在換說我笨了？你這麼聰明那你告訴我啊？問題怎麼解決啊？還是你跟她都一樣只會情緒化！
茶茶 (逼近)現在是怎樣？我跟她？
阿麥 (怯懦)對！你們！讀到詩可以破涕為笑下一秒為了髒襪子跟你吵架！你們——
茶茶 (逼近)歇斯底里嗎？還是不問是非？
阿麥 不是我的意思是——
茶茶 告訴你，所有的刻薄都發生在女人身上。但你知道嗎？女人不會把它叫做「問題」——
阿麥 好好我知道我剛剛措辭不對——
茶茶 女人選擇扛下，因為對她來說充滿希望。那個未來。

(茶茶癱在沙發上，阿麥坐回床，彼此看著對方)

茶茶 廢人。
阿麥 寫些句子安慰失戀的人。
茶茶 女人懷孕了就想逃跑。
阿麥 逃不了。(秀了無名指的戒指)
茶茶 我說你阿……算了。
阿麥 廢人越獄了幾次，詩是他挖的地道。
茶茶 一首也賣不出去的詩。
阿麥 然後他就挖到這了。
茶茶 閉嘴。
阿麥 我去泡茶。(走向熱水瓶)
茶茶 時間不早，你該回去了。
阿麥 明天小恩要跟我去野餐。
茶茶 聽起來很好。
阿麥 你可以一起來嗎？
茶茶 什麼？

阿麥 (端著茶走回來)在豐饒的陽光下，聆聽你朗誦我的詩。

茶茶 這一點都不好笑。

阿麥 當然不好笑，它十分浪漫。

茶茶 我不去，你好好陪她。

阿麥 只是吃著三明治，無法餵飽靈魂。

茶茶 天啊。

阿麥 貧瘠的日常需要你的聲音才能茂盛。

茶茶 這個主意非常爛。

阿麥 拜託啦！小恩又不會介意。

茶茶 你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阿麥 你們認識阿。

茶茶 我剛剛都白講了。

阿麥 不，你要知道這才是解決問題——不對，應該說互惠：你在的話小恩就不會找我吵架，同時我聽你的朗讀說不定文思泉湧，而你可以獲得免費的午餐，你知道小恩的手藝很好。唔，我覺得很完美。(手機響了)

茶茶 你手機響了。

阿麥 喂……喔是妳……是是是妳最辛苦好不好，吃晚餐？……什麼時候回家？不用等我啊妳自己先吃……我沒有鬼混！我很認真在寫作啊……好了好了我不想吵，我要掛了。

茶茶 回去。

阿麥 那你答應我。

茶茶 你不要強人所難。

阿麥 那你親我一下。

茶茶 幹——

阿麥 反正我也不急著回去，我今天還沒動筆。

茶茶 回去。

阿麥 那你答應我。

茶茶 媽的。

阿麥 創作者必須每天練筆啊！我感覺到好多詩句長出來了，你看看這邊的床、那邊的門，長出好多詩句。

茶茶 白癡！

阿麥 你不懂嗎！(握住茶茶的手，茶茶甩開)

茶茶 我真是受夠你了！

阿麥 你愛著我的詩句，你的欣賞安慰我。

茶茶 閉嘴。

阿麥 看著我！

茶茶 好你要寫是吧！那我走！(往門口走)

阿麥 (起身)去哪？(阻擋未果，步回沙發坐下，拿起手稿)媽的。(點菸，隨後

放下，追出去。)

第二場

時間：第一場的一周後，傍晚

場景

與第一場同

茶茶 (大字形躺在床上，手機鈴聲響起，他沒有接)第十五通。

(鈴聲結束，茶茶坐起身看了手機，扔回床邊，此時鈴聲又響起)

茶茶 關機好了。(坐起身撿回手機，同時門鈴響起。茶茶放下手機走向門口，隨後小恩跟著他進來。)

小恩 打你手機也沒接，如果你再沒開門，我可能會叫警察。

茶茶 切成靜音了，抱歉(笑)。這裡的確亂得像犯罪現場。

小恩 我不是開玩笑，我擔心死了。(揀了沙發坐下)

茶茶 妳看起來氣色很好。(順勢坐在小恩旁邊)

小恩 但你糟透了。我說真的。

茶茶 妳要盡量不讓情緒受干擾，這是胎教的一環。

小恩 不說我也知道。

茶茶 (聳肩)好啦，看到我還活著，就別胡思亂想了。

小恩 大概吧，畢竟你很久沒來坐坐。

茶茶 妳還有臉書阿。

小恩 你知道那不一樣。

茶茶 老是打擾妳不好。

小恩 或者邀我來你家坐坐。

茶茶 這麼亂，不好意思。

小恩 我現在不就坐得很舒服嗎？(往沙發一靠)

茶茶 好啦(尷尬一笑)，我把陽台門打開，比較通風。

小恩 謝啦。

(茶茶走向陽台拉開紗門，回頭坐在床上)

小恩 你的花開了啊。

茶茶 重新買了種籽，連土都買新的。

小恩 很好看。

茶茶 妳也可以試試看，不難。

小恩 (笑)挺著大肚子挖土？

茶茶 喔……那不然我送妳一盆？

小恩 不了，我從對面看的到。

(沉默)

小恩 最近的天氣也都很好。

茶茶 到下禮拜都是。

小恩 很適合野餐。

茶茶 偶爾散散步就夠了，附近就是公園。

小恩 都是些抽菸的人，那更糟。

茶茶 或許早上的時候，妳知道很多人都還沒醒。

小恩 孕婦還是有很多家事要處理。

茶茶 妳可以到陽台叫我，我可以幫忙。

小恩 然後順便吃頓飯。

茶茶 我們可以叫外送。

小恩 簡單的料理我可以應付。

茶茶 我吃起來覺得不簡單。

小恩 下回來我家，我教你。

茶茶 我想還是先叫外送吧，至少在生產以前。

小恩 我一直以為你吃壞肚子。

茶茶 什麼？

小恩 上次野餐的那些飯糰。

茶茶 很好吃，很清爽。

小恩 不是，我真的擔心死了，第一次野餐就……我再也不想野餐了。

茶茶 嘿！我都說我沒事了。

小恩 我回去想了很久，到底哪裡出錯了？你那時候急急忙忙的走掉，我以為你是去抽菸。但你沒有回來。

茶茶 我真的沒事，真的。

小恩 我真的擔心死了，真的。

(沉默)

茶茶 真的是很好吃的飯糰。

小恩 還好你喜歡。

茶茶 所以啦，還是可以去野餐。

小恩 如果還有好天氣。

(沉默)

茶茶 要喝茶嗎？我去泡些洛神。

小恩 謝謝。

(茶茶起身走向熱水瓶，小恩起身走向書櫃瀏覽)

茶茶 加蜂蜜好嗎？

小恩 你的書很多啊。

茶茶 什麼？

小恩 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稅務法規實務、高等會計……

茶茶 妳有興趣？

小恩 只是想起以前的大學時光，人進社會老的快。(往床上一坐)

茶茶 茶好了。(坐在沙發)

小恩 我也曾經滿嘴的商業資訊。

茶茶 現在滿嘴媽媽經。

小恩 (苦笑)生下來也不能馬上回去工作，還好之前有存一些。

茶茶 或許可以開個粉絲頁，接些嬰兒用品的業配。

小恩 (笑)看來回不去了。

茶茶 轉換跑道沒什麼不好。

小恩 我沒什麼膽子冒險，我開始到了失去的年紀。

茶茶 悲觀對胎教也不好喔。

小恩 對你的愛情也不好。

茶茶 嘿！

小恩 說真的，那都過去了，不是嗎？

茶茶 我不太想講這件事。

小恩 年輕的失去是一種學習，到我現在，失去就是真的失去了。

茶茶 真是……妳也才三十多歲而已。

小恩 鹽也不一定吃的比你多。

茶茶 所以啊——

小恩 所以心要開闊些。

茶茶 哪本心靈雞湯寫的？

小恩 我很認真，你的未來不是只有架上那幾本書，或是一個糾纏你的人。

茶茶 喝茶吧。

小恩 我現在很聒噪嗎？

茶茶 冷了不好喝。

(茶茶倒了一杯，小恩拿起來，隨後又放下)

小恩 你睡覺會抱著枕頭嗎？
茶茶 什麼？
小恩 (拿起其中一個枕頭)我覺得這顏色很特別。
茶茶 有時候在床上看書，我會把它疊在一起。
小恩 沒什麼味道。你很愛乾淨。
茶茶 我想換一組新的。
小恩 兩個枕頭還是太多了，睡覺抱著感覺也卡卡的。
茶茶 喝茶吧，洛神不適合懷孕後期。
小恩 單身很珍貴，結婚是各種遷就。
茶茶 是不是不合妳的口味——
小恩 告訴我，那天野餐怎麼了？
茶茶 什麼？
小恩 你是因為寂寞嗎？
茶茶 就說妳要喝點洛神，手腳浮腫讓妳神經兮兮。
小恩 神經兮兮的是你……我只想知道原因。
茶茶 沒有原因，因為什麼都沒發生。
小恩 再堅強的人都會寂寞。
茶茶 如果妳要分享經驗，妳慢慢說，時間還早。
小恩 (頓)我的一切都到盡頭。
茶茶 妳不會說這麼詩意的話。
小恩 你是怕我生氣嗎？的確有兩三天我很生氣又沮喪，但你是我朋友——
茶茶 所以我願意聽妳說。
小恩 不！不！我現在很確定，你在閃躲。
茶茶 閃躲什麼？
小恩 你知道。

(茶茶斟一杯茶，一口飲盡)

小恩 但我想知道原因，聽你親口說。
茶茶 我無話可說，時間不早了。
小恩 你對他也是這樣嗎？
茶茶 誰？
小恩 (頓)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認識，那時候你說你剛搬到附近……我因為懷孕剛離開公司，同事朋友都很忙，有個聊天的對象讓我開心，或許你沒有發現，這對我生活很重要。
茶茶 妳是個親切的人。
小恩 你的時間很彈性，我們常常聊天……有你在的場合都很放鬆。
茶茶 我沒有想到妳要告白。

小恩 所以我並不介意，包括野餐那次。

茶茶 我很抱歉——

小恩 不不不！我不是要聽你說這個——

茶茶 難得妳們夫妻可以一起出遊，我搞砸了。

小恩 你還是怕我責備嗎？

茶茶 妳到底——

小恩 阿麥跟我是大學認識，他跟現在差不多瘦。

茶茶 我沒聽妳說過。

小恩 系上聯誼。一般男生聊的不離吃喝玩樂，但阿麥滿嘴的詩。

茶茶 應該蠻惹人厭的。

小恩 他開口第一句就是：「楊牧雖然晦澀，但真的值得反覆讀。」

茶茶 他是怪人。

小恩 然後他寫信給我。其實當面交給我就不得了？再怎麼說我們是同一間學校，而且誰還寫信呢？(頓)信的內容沒什麼，就是一首首的詩，最後備註說我是他的繆思。

茶茶 妳把信留著？

小恩 我回信說到：「我是楊牧的書迷，你不用抄他的句子寄給我。」(頓)後來他每個禮拜寄信，每次一到兩首他自己寫的詩。畢業後，我答應跟他在一起。

茶茶 那很好。

小恩 他說寫作雖然很困難，但想試試看。我一邊工作一邊等待，我相信他有才華，有一天他會被看到。(頓)我知道懷孕後我情緒不穩，常常跟他吵架，我甚至覺得應該墮胎——

茶茶 不不不妳不要這樣想——

小恩 然後你出現了。我知道我們相處時，你常常聽我抱怨兩、三個小時，然後安慰我，說一切會沒事。(頓)這對我很重要。

茶茶 我很感激。

小恩 但我是他的太太，我不能失去他。(頓)至少，我要知道失去他的原因。

茶茶 妳想要我怎麼道歉？(站起身)我以為阿麥有告訴妳，或者至少妳們溝通好了！我以為妳習慣他就是那個死樣子！那個要死不活的樣子！野餐搞砸了，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小恩 你們都有問題。

茶茶 對！只有妳沒問題！

小恩 你的問題就是寂寞。

茶茶 馬的妳可以再噁心一點。

小恩 他也在你心上塗抹詩句的膏藥嗎？

茶茶 (愣住)妳看太多他的詩了。

(沉默)

茶茶 時間晚了。

小恩 你還來的及，你有更好的未來。

茶茶 妳該回去了。

小恩 在我們還沒徹底決裂之前。

茶茶 如果妳想喝，我幫妳打包。

小恩 知道我喜歡你哪一點嗎？你從來不在我面前抽菸，你很體貼，所以我無法對你生氣。我幫你找藉口，人都會犯一兩次錯，但不能把錯推在同個人身上對不對？例如我跟別人交換戒指，但對方沒有當作一回事，我怪他嗎？當然——但是我沒有整天哭著一張臉，我試圖去彌補……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但你不能無視錯誤，你總是要有所行動。

茶茶 大概吧。

小恩 我借一下洗手間。

(小恩進入洗手間，過一會兒茶茶的手機響起，茶茶連忙挨近床前，小恩從洗手間探出頭，手裡拿著手機。接著掛斷。沉默。)

小恩 那天我都看到了。

茶茶 對不起。

小恩 你不能再躲了。(逼近)

茶茶 我對不起妳。

小恩 我只想知道原因。

第三場

時間：與第二場同天，晚上

場景

舞台左中有一張椅子，掛著外套。右中舞台通往陽台。

(阿麥半臥，一會兒小恩從舞台左前側進入。)

小恩 你居然在家。

阿麥 有什麼問題嗎？

小恩 就算有我也不想問。

阿麥 我快餓死了。

小恩 我不餓。

阿麥 冰箱裡什麼也沒有。

小恩 我把插頭拔了，當然什麼也沒有。

阿麥 我以為妳會準備些泡麵。

小恩 孕婦不吃那種東西。

阿麥 嘿！妳以為這裡只有妳一個人住嗎？

小恩 差不多，所以我很意外你在家。

阿麥 媽的。

小恩 沒事的話早點睡了。

阿麥 我有事要告訴妳。

小恩 很重要嗎？我有點累。

阿麥 妳就擅長破壞氣氛。

小恩 彼此彼此。

阿麥 我打妳手機也沒接。

小恩 我這不就回來了？

阿麥 妳懷孕就不要到處跑。

小恩 那你知不知道，在屋裡抽完菸記得開窗，尤其家裡有個孕婦。

阿麥 嘿！我等妳等了好久。

小恩 那我還真是抱歉。

阿麥 我有好事要告訴妳。

小恩 對我來說是好事嗎？

阿麥 我幹——

小恩 收回你的髒話，(摸摸肚子)胎教。

阿麥 去你的。

小恩 (對著肚子講話)北鼻乖喔，爸爸就愛罵髒話。

阿麥 (瞪著她，起身走近，貼著小恩的肚子)北鼻乖喔，媽媽就是尖酸刻薄。

小恩 (回瞪)拿開你的手。(走到椅子坐下，披上外套)
阿麥 不要遺傳到媽媽的壞脾氣喔。
小恩 (深呼吸)今天好累。
阿麥 我今天接到編輯的電話。
小恩 (聳肩)然後？
阿麥 她說她看完了稿子，決定要幫我出版！——出版耶！過幾天定稿會寄來！
小恩 嗯哼，那還真是了不起。
阿麥 大概會有兩三場巡迴講座，還有一個電台節目在喬。
小恩 講那些讓你驕傲的詩。
阿麥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首刷賣完了，至少會有幾萬塊，搞不好有些雜誌會來邀稿，賣得好，編輯會跟我簽下一本書，會先付預定金。
小恩 如果賣完。
阿麥 (深呼吸)妳想吃什麼？我們太久沒好好吃一頓，我們可以買點香檳，我記得妳更喜歡紅酒，但香檳還是比較適合不是嗎？——喔現在懷孕這先不要，不過餐廳隨便挑，我記得妳喜歡肋眼牛排——
小恩 我好累，我們可以明天再仔細談。
阿麥 (來回踱步)妳到底懂不懂我意思？蛤？妳就是一臉冷漠！跟妳講話我才累！
小恩 我都聽到了。(頓)你會拿到版稅，我們可以慶祝。
阿麥 妳一點感覺都沒有？
小恩 我很高興啊。
阿麥 是因為我沒有讓屋子通風嗎？(走向陽台拉開門，手四處搧風)剛剛空氣不好，妳有點昏沉，我重頭講一次——
小恩 我就只是累。(身體癱軟下來)
阿麥 (把門關上)我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或著妳想要什麼？妳可以買些妳想很久的東西——除濕機呢？雖然有點奢侈但那不是問題——
小恩 問題就是，你能不能安靜。
阿麥 (走向她把外套扯掉)妳要高興啊！媽的看起來要死的樣子！我才不相信妳累，(拉小恩手臂)起來啊！還是我們跳一支舞來慶祝——

(小恩打阿麥一把掌)

(沉默)

小恩 對不起。
阿麥 我做什麼都是屎，對不對？
小恩 我只是累了。(頓)外套給我。
阿麥 我也累了。

小恩 那是我自己買的。你還沒向我道歉。
阿麥 (撿起外套)妳的品味真差。(丟向小恩，外套掉在地上)
小恩 比起你的詩，還算可以。
阿麥 妳什麼意思——
小恩 請問你買過什麼？沒有！連香菸的錢都從我皮夾拿——
阿麥 那叫生產成本！精神性的消耗！
小恩 你要跟我談成本？好啊那一根菸換幾個字？一個字換幾元？
阿麥 我運氣不好——
小恩 運氣不好？一個女人為你在外面白天正職晚上兼差，懷孕後她不得不在家安胎，薪水減半之外還丟了兼差工作。是誰的運氣不好？——
阿麥 現在怪到我身上？我早說妳兼差的工作不好，那個老闆看起來就——
小恩 就怎樣？不然你有錢買菸？
阿麥 所以我不是告訴妳好消息嗎？我的作品要出版——
小恩 對！很好！大作家！如果稿費這麼多，先幫我付繳費單——
阿麥 什麼？
小恩 上個月的電費。

(沉默)

阿麥 我等等出門。
小恩 去哪？
阿麥 總之不是這裡，四處繞繞。
小恩 別去打擾茶茶，他應該睡了。
阿麥 (愣)我又沒提到他。
小恩 只是提醒你一下。
阿麥 你剛剛在他那裡？
小恩 沒什麼，想說野餐之後，就一直沒碰面。
阿麥 你們說了什麼？
小恩 饒了我吧。
阿麥 他還好嗎？他也一直避著我——
小恩 (瞪著阿麥)你知道原因。
阿麥 什麼跟什麼？
小恩 你去超商買酒，別喝太多。
阿麥 他怎麼了？
小恩 我們的朋友很好，你要出去就快，我真的要睡了。
阿麥 他什麼時候在？
小恩 這一兩天應該還在，但之後我不確定。
阿麥 你這是什麼意思？

小恩 他應該再找房子了。
阿麥 搬去哪？他為什麼要搬家？
小恩 這還要問我？
阿麥 你跟他說了什麼？
小恩 如果不是你，我還想請他當寶寶的乾爹。
阿麥 你他媽的說了什麼！——
小恩 我都看到了。(頓)野餐那時候。
阿麥 (愣)看到什麼？
小恩 (深呼吸)你知道嗎？我最討厭懷疑別人，因為這也否定了自己，我討厭說謊，尤其是拆穿的時候，就像同時打了自己一巴掌。你對別人無法釋懷，對自己的蠢也無法釋懷。
阿麥 (頓)手腳浮腫讓你疑神疑鬼。
小恩 (苦笑)我們這一回就不演戲吧。我愛你——我知道這三個字聽起來很廉價，你可以寫一百個句子替代它，但你不可以分給一百個人。
阿麥 你現在也是個詩人了。
小恩 (面有愠色)你就沒辦法像個正常的丈夫，對不對？
阿麥 你他媽的滾去睡覺！我去找他！
小恩 幹嘛？
阿麥 問我老婆他媽的講了什麼讓他搬家！
小恩 我叫他清醒！你的胸膛才不是火光！
阿麥 (愣)他一定覺得你有病。
小恩 我不知道你們進展到哪裡，但一切都結束了——
阿麥 你……我認輸，我想不到任何髒話來罵你。
小恩 你可以摘一句你的詩。
阿麥 我操——
小恩 他搬走了，我們互不相欠。
阿麥 幹！
小恩 麥先生！(頓)你看看自己的無名指！
阿麥 (左掌抬起)我居然眼瞎到跟一個厲鬼結婚。
小恩 閉嘴！(深呼吸)我想清楚了，你給我滾，現在就滾，我希望你喝得大醉，最好被一台車撞死……明天報紙頭版就是你身上的一堆蒼蠅。
阿麥 那我建議你等等打開瓦斯，至少不會生下跟你一樣惡毒的小孩。(轉身離場)

(小恩搗著臉，燈暗，一會兒畫外音起。)

阿麥 (敲門聲)茶茶！我知道你在裡面！快點開門！(拽門把)你他媽的給我開門！你為什麼要搬？你不可以搬！(敲門)你不可以因為那個女的講了一

些話就搬家！你開門啊你！（踹門）你出來啊！你出來啊！

第四場

時間：第三場後幾天，早上

場景

只留第一場的沙發，四處推疊封好的紙箱。

(阿麥拿著定稿由左後舞台跑進，茶茶正在將紙箱上膠帶，聞聲轉過頭看著阿麥。)

阿麥 你什麼時候要走？

茶茶 是你。

阿麥 你在做什麼？

茶茶 你怎麼會來？

阿麥 有沒有水之類的，我好渴。

茶茶 我應該鎖門的。

阿麥 (往沙發一坐)不該是這樣子。

茶茶 我還沒打包完。

阿麥 你要搬去哪裡？學校怎麼辦？休學嗎？

茶茶 過幾天我要換一組手機號碼。

阿麥 你知道這幾天我過得很差。

茶茶 我不知道。

阿麥 我要看看你。

茶茶 那你看到了。

阿麥 (愣)我要看你……你好嗎？

茶茶 正在打包。

(沉默)

阿麥 換你問候我。

茶茶 這是什麼無聊遊戲。

阿麥 像個朋友，問我好不好。

茶茶 看你的臉也知道，白的像鬼。

阿麥 對……然後你要接著問原因。

茶茶 我沒心情陪你玩。

阿麥 (起身，來回踱步)這不是遊戲！我是很認真的……像個朋友一樣寒暄。
我們應該要這樣。

茶茶 不這樣又如何？

阿麥 會……很寂寞。

茶茶 如果剛剛是一首詩，非常爛。

阿麥 那我呢？
茶茶 什麼？
阿麥 我爛嗎？
茶茶 你配不上小恩。
阿麥 (脫下戒指，擱在紙箱上)害我寫作時卡卡的。
茶茶 我要走了，希望我們都因此能好好的。
阿麥 你知道出版的事嗎？
茶茶 我知道，那天你在門口鬼叫有說到。
阿麥 原來你醒著。
茶茶 我醒了，現在也是。你也該醒了。
阿麥 你知道那些詩都跟你有關。
茶茶 我很榮幸，但無以回報。
阿麥 沒有一首是關於小恩，或是肚子的胎兒。
茶茶 可以做你下一本書的主題。
阿麥 你知道一個詩人寫不出東西，他就是死了。
茶茶 你會是個好爸爸好丈夫，至少有個開始。
阿麥 記得我們第一次認識嗎？那時候我以為你是個小偷。
茶茶 我稿子還你了嘛。
阿麥 我想說誰要偷我的稿子，沒想到是對面鄰居。但一個窮詩人的稿子能換多少錢？
茶茶 我只是借來看……我道過歉了。
阿麥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我的詩安慰一個陌生人，當他走不出失戀。
茶茶 我道過謝了。
阿麥 詩是我的一切，而我的詩被認真地讀著。
茶茶 你值得。(頓)我是說詩。
阿麥 我開始為那個讀者寫，我寫關於他的家，他的單人沙發，他的書架他泡的茶，甚至他的廁所。
茶茶 不要說了。
阿麥 然後我寫完每一個物品，我寫他，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輕聲念著我的詩，他夏天打赤膊的汗水，他閱讀時習慣半臥。
茶茶 夠了。
阿麥 我的編輯說你寫了 300 多首不考慮刪減嗎？我說總共是三百六十五首，一天一首，沒有哪一天可以刪除。
茶茶 滾！
阿麥 我獻給他，我想告訴他這是第一本書，也是開始——
茶茶 你給我閉嘴！

(沉默)

阿麥 我要離婚了。
茶茶 什麼？
阿麥 小恩換了一個鎖，她沒給我鑰匙。
茶茶 你知道該怎麼做。
阿麥 我來了，但你準備走了。
茶茶 你的戒指，戴回去。
阿麥 那你就不會走了嗎？
茶茶 (頓)再過一會兒，搬家公司就來。

(沉默)

(阿麥走向一個紙箱，割開並把東西往外扔)

茶茶 (向前阻止)你在幹什麼？
阿麥 你帶的東西太多，(一隻腳伸進去)，我沒位子。
茶茶 白癡！你給我閃開！
阿麥 (繼續把東西往外扔)這些詩集的作者不是我，不用留著。
茶茶 幹！(拉住阿麥的手臂往外扯，阿麥跌在地上)
阿麥 也對，我不是傢俱，我可以走路過去。
茶茶 (揪住阿麥的領子，拉他起來)你過來！你從陽台這邊望過去，看到什麼！
阿麥 你種的花不見了，送人了？
茶茶 你看到對面那戶人家了沒！
阿麥 我不認識。
茶茶 (鬆手)你再說一次。
阿麥 我看到一個懷孕的女人，我不認識。

(茶茶獨自走回沙發坐下，點菸)

阿麥 下禮拜第一場巡迴發表。
茶茶 祝福你。
阿麥 我們一起上台。
茶茶 別想。
阿麥 然後你可以念一段——
茶茶 念什麼？念說我是這個詩人的繆思嗎？告訴大家我們在沙發上做愛嗎？
說我很不要臉的跟他們夫妻去野餐？
阿麥 不是——
茶茶 你怎樣才要放過我？(把菸擱下，強吻阿麥)這樣嗎？夠了嗎？還是我們
現在打一砲？(將上衣扯掉，逼近阿麥)

阿麥 不是！不是！（將茶茶按回沙發）別鬧了！

(沉默)

阿麥 我要的很簡單。

茶茶 他媽的。

阿麥 我們是如此了解彼此，不是嗎？

茶茶 噁心。

阿麥 我想好了，這筆版稅我們去打一雙對戒，我答應你。

茶茶 然後呢？從此就幸福快樂？

阿麥 或許吧，但這是個好的開始不是嗎？（握著茶茶的手）再去野餐？

(茶茶抽回手，將阿麥的定稿搶來)

阿麥 你讀讀，我幾乎沒什麼改。

(茶茶將定稿撕毀)

阿麥 你幹什麼？

茶茶 這就是我朗讀的聲音。喜歡嗎？

阿麥 你——

茶茶 我怎樣？

阿麥 幹！（跟茶茶搶奪定稿，茶茶跌進紙箱堆)

(沉默)

阿麥 不該是這樣子。我們不該是這樣子。

(燈暗)

劇終